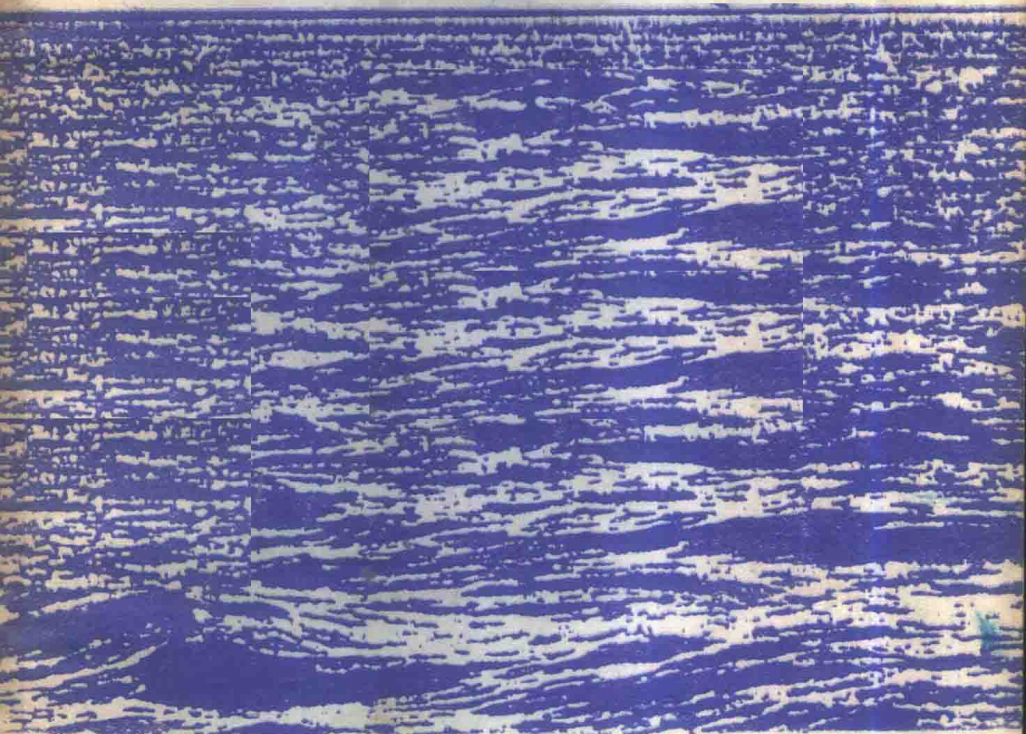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家斌

南海鬼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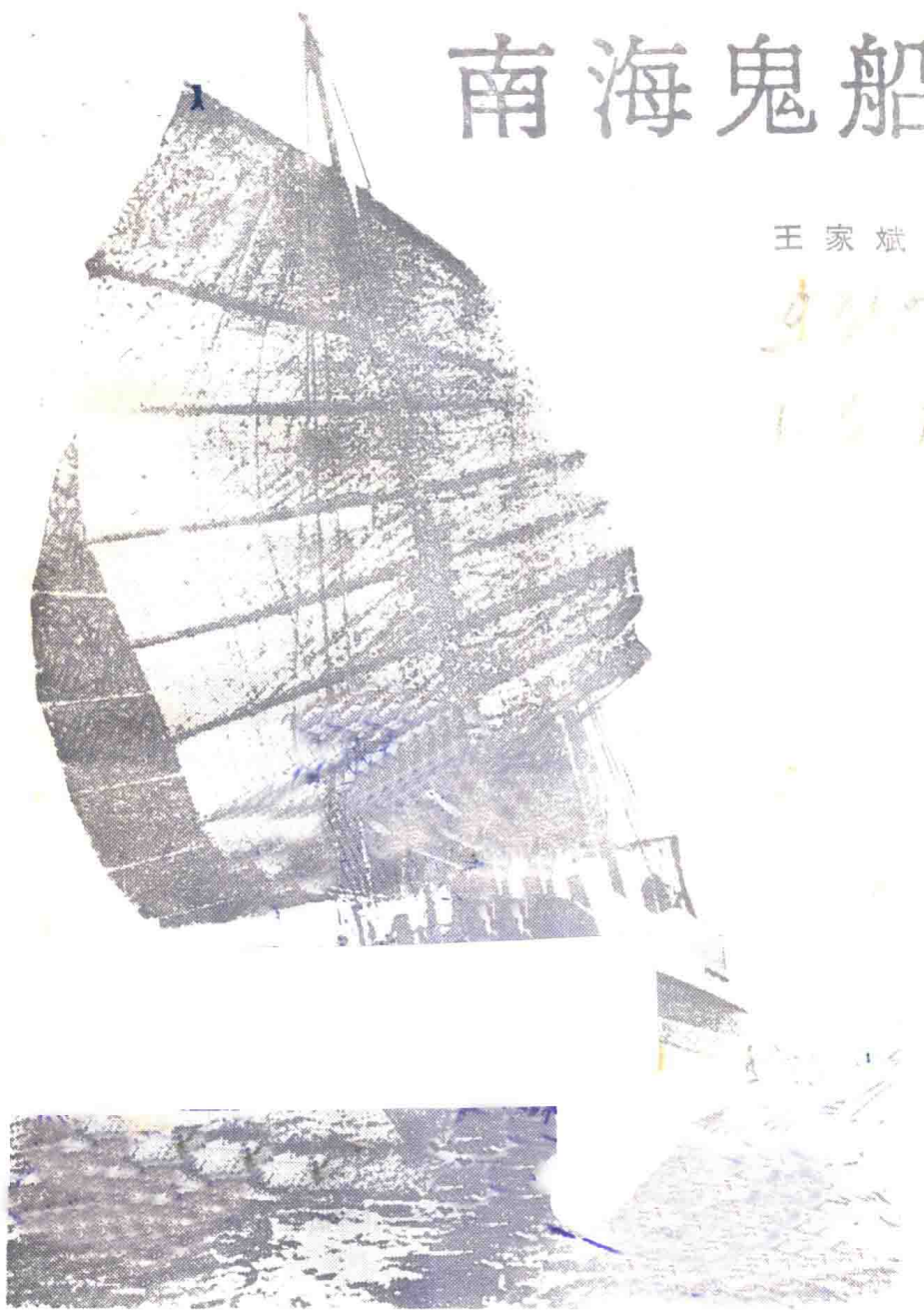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出版社



南海鬼船

王家斌

1945
1.5.11



南海鬼船

王家斌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0印张 213千字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401 定价：1.80元

印数：0001——7,5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集收了王家斌同志近期创作的五个中篇。《南海鬼船》揭露了越南当局迫害难民的罪恶；《海鸥飞到雪山圣湖》叙述了一位畜牧专家的事迹；《古驮波幽谷》歌颂了我侦察员的高尚情操与坚强意志；《海漩》则反映了变革中的现实生活；而《背尸人》却以西藏高原为背景，记叙了背尸人旺堆的辛酸命运。几篇小说立意新颖，故事曲折，有较强可读性。

目 录

南海“鬼船”	(1)
海 漩	(72)
海鸥，飞到雪山圣湖	(148)
古驮波幽谷	(219)
背 尸 人	(263)
后 记	(313)

南海“鬼船”

诗曰

茫茫南海无渡津，
凄风苦雨漂孤魂。
观音柳丝长莫及，
鬼船上空风卷云。

一、过南海孤舟鬼影 守病舱魔女惊人

我曾随远洋轮船出海体验生活将近一年。第一个航次，船跑东南亚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和菲律宾一带。这段航程虽然不长，但在我的远航生活中要算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。事隔几年，我回忆起那次的海上生活，无论是热赤道神秘的帆影，还是南中国海的可怕风暴，都历历在目，细镂在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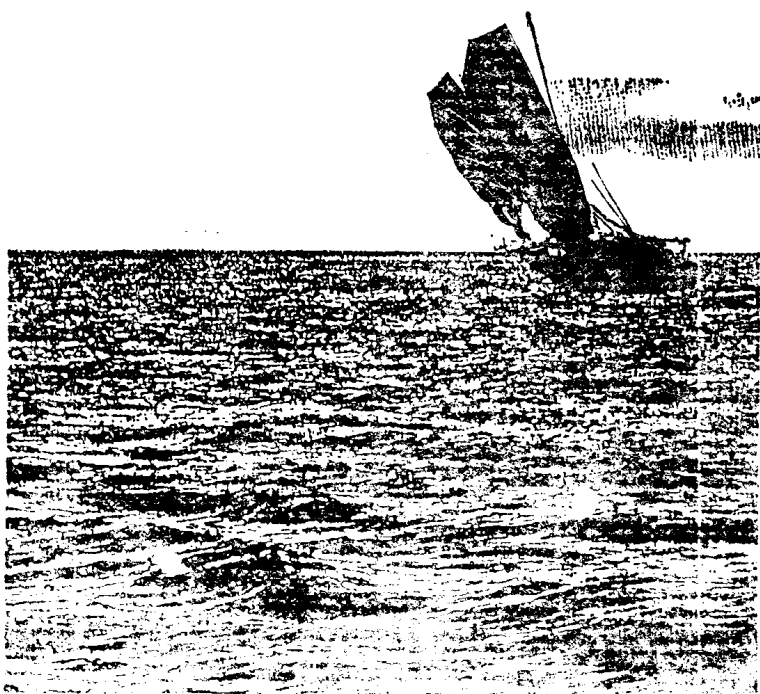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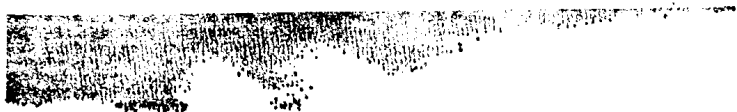
这期间，我还结识了不少海员朋友。这些朋友有轮船上的大副，也有报助、驾助、服务员和三厨。但最为知己的要

算船长老倪，他为人豪爽，热情诚恳。他在海上漂泊了一生，是航海界小有名声的“老海盗”。远洋船员喜欢戏称自己为“老海盗”或“老海狼”，这当然不是贬低的意思。他的航海故事听起来比小说还有趣味，每当夜晚他从驾驶室视察回到卧舱，我便去听他讲那些神奇古怪的海外奇谈。从天文，到航海；从大洋，到岛屿；我们一忽儿聊到天上，神秘的宇宙黑洞对航海可能存在的影响；一忽儿又聊到近年来太平洋和大西洋或印度洋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。如爱厄尼诺现象对大气的影响、对水产的破坏；如台湾天霸王珊瑚在海底生长了有几亿年；如最近在南中国海出现的又一个可怕的魔鬼三角的惊人传闻……

这些海外奇谈最使我感兴趣的又是东南亚猖獗一时的海盗。他说，年轻时候，有一次他所在的船远航西非，在印度洋上就遭到过海盗的袭击。那些海盗残酷到了极点，不仅把整船的货物抢走，还把轮船沉掉，并杀害了船上全部的水手。那些海盗杀人的手段也残无人道到极点了。他是全船幸存两人中的一个，海盗偷袭时，他正在甲板上，他用著名的拳术“水鬼神功”一连打倒三名海盗，才得以跳海游泳逃走。讲到这里，他老泪盈眶。显然，这段骇人听闻的经历在他身上、心灵之中留下的伤痕太严重了。

几乎每个海员的经历都是一部迷人的小说，这是我在海上生活的结论。我断定，倪船长的生活一定很丰富，我曾试图诱使他讲述自己的家庭、出身历史……但很怪，每当提到他的家，他便神情阴郁，站起来说：“不早啦，该睡觉啦。”或是：“这舱里太热啦，到甲板上去过过风吧！”

其中必有难言之隐，我也不便触探了。



这期间，正是中越关系恶化的高潮期。越南猖狂向中国挑衅。大规模驱赶、迫害在越的华人。为此，东南亚的社会舆论异常紧张，充满了战火硝烟气味。当时，被越南驱赶从海路逃生的华侨难民不下二十万人，很多人惨死在南中国海的惊涛骇浪之中。我们船在新加坡期间，我在当地的小报上看到不少关于海盗袭击越南难民船的报道。这些报道读起来，情节骇人。我还听一些码头工人讲，最近在东南亚出现了一个神秘组织，这个组织的名称叫“鬼船”。鬼船是一个神出鬼没的侠义组织，参加者绝大部分是越南渔民。他们打击海盗，救援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。码头工人们讲起“鬼船”来，绘声绘色，就象《南洋商报》上连载的新编武侠小说。

后来，我们的船从新加坡开出，取道南中国海返航回国。

那是在我们进入南中国海不久的一天夜晚，我在倪船长住舱中闲聊到深夜。倪船长告诉我：气象预报说，十五号台风即将进入南中国海。现在，船已加速，争取抢在台风之前通过南中国海。作为船长，从现在起他将搬到驾驶室去睡，以便应付随时都会出现的风险。

我回到自己住舱休息，看看海图，现在船离越南的金瓯角很近，估计天亮后船位接近西贡。我躺在铺上，心神不宁。关于南中国海的风浪，早有耳闻。这里被国际海员们称之为“海上墓场”，凶险不低于好望角和比斯开湾。不知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猛然间被一阵急骤的铃声惊醒。我从睡铺上爬起来，发现是电话铃响。抓起听筒，一听，是老倪：“快到驾驶室来。”他说，“快！”不等我问清事由，电话断了。

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一向沉稳老练的倪船长语气中透露着

不安的情绪。难道是十五号台风已经来临？我拉开舷窗的尼龙纱帘向外一看，天色似明未明，海水清冷，没有风，也没有浪花。

我来到驾驶室，只见里边站满了人，大家都从瞭望窗口向远处眺望。

海面上漂泊着一只小船。

倪船长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那小船的动静。他命令：“左五度——向小船靠拢。”看到我，低声说：“这只小船好奇怪！说是渔船吧，上边没有网具；说是难民船吧，上边又不见人影。有机器，烟筒不冒烟；有桅，没有帆。一般象这样小的渔船也不到这一带捕鱼，这儿水深不是渔场。而且，那桅杆上挂着的信号旗也不对路，一个是F，一个是D……”

“F，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
“国际航海通讯信号规定，F是：我船发生故障，请靠近援救。”

“D呢？”

“D是：我船舵控失灵，请不要靠近……”

说话间，我们的船已驶近那小船。这时，用肉眼已能看清小船上的情况。这小船长不过寸十米，单桅，明舵，无高大甲板建筑。船头有一暗舱，甲板中部是渔货舱，船尾是一个简陋的小舵篷子。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，令人窒息。

“那渔货舱盖后边有人！”水手长喊道。这时，我也看到了，那儿确实有一个人倒卧着。

倪船长命令停车。他从驾驶室跑出，用半导体扩音器呼叫：“喂，船上的人注意！我是中国远洋轮船，请你们船长出来搭话。”但喊了半天，不见反响。老倪便命令水手长放救

生艇，到那小船上去进行勘查。

救生艇放下去了。水手长在救生艇靠上那小船的时候，手攀舷樯翻上甲板。他在甲板上走了几步，用随身携带的高频电话向倪船长报告：“船长，这上边又腥又臭，简直喘不上气……”

“看看那躺着的人——”老倪用高频电话命令水手长。

水手长走到渔货舱盖后边，报告：“是一具尸体，已经腐烂了。”

“看看船头舱。”船长指示。

水手长向船头舱走去，但他刚探进半个身子，又缩回来惊呼：“这里边也是一具死尸，臭极了。”

“到后舱去看一下！”

“是。”水手长用手捂着鼻子，向船尾走去。

我紧张地盯着水手长的身影。他在小船甲板上脚步迈得很轻——显然，他心情也够紧张的。他走到后舵篷略一迟疑，弯腰钻了进去。

“水手长，”老倪对着高频电话说，“里边有人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高频电话传来水手长的答话：“这下边是个暗舱，黑得象口井。”

“下去看看。”

“是。”水手长应道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报告，“船长，我现在到舱底了，这下边太黑，我又没带手电筒，什么也看不清……哎，我的娘——”突然一声尖叫，跟着是一阵惊人的扑打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水手长从舵篷里跑出来：“有鬼！”

“瞎说！”倪船长喝道，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水手长惊慌的跳上救生艇，飞快的驶回大船，等他站在我们面前时，尚惊魂不定。他说，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怪物，那怪物白花花，起初他认为是眼花产生的幻影。等他明白过来时，那鬼怪已扑上来紧紧卡住他的脖子，几乎将他憋死。

望着水手长水牛般的脖梗，我和老倪同时一愣：那脖梗上象被铁钳子夹过，勃起一道红檩子。

“怪物？”倪船长沉吟着说，“好吧，我去看看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我说。

“好吧，”老倪点头，“通知医生也去。”

“带上手电筒！”水手长提醒。

就这样，我和老倪、医生乘救生艇向那小船驰去。开艇前，水手长又跳上来。救生艇刚刚贴住小船船帮，就嗅到一股死人腐烂的恶臭气息。爬上甲板，那情景正如水手长报告的，甲板、船头舱分别倒卧一具尸体，那尸体腐败膨胀难辨面目，尸身流淌着黄水。

跟着，我们向后舵篷走。水手长是吃过亏的，跟在后边，老倪第一个钻进低矮的舵篷。

原来这篷子掩盖着后底舱的小舱口。这底舱口象一眼小方井。形状类似我国沿海的一些老式木壳渔船，舱口嵌有一圈二寸高的防水木牙子。舱口大小可容一人进身，下舱是一架五尺多高的木板梯。这底舱是船上人的生活区，吃、睡都在这里，由此还有暗门通机舱。

向下看，黑沉沉，除海浪拍击船板的声响，别无杂音。老倪用手电向下照了一下，木梯周围什么也没有。他迈腿踏上木梯进入舱内。过了一小会儿，他朝上边喊：“下来吧，别

害怕。”我们闻声也从木梯走下去。

这底舱不算大，空荡荡没有什么家具。只是阴森、气闷，而且也散发着一股腥臭的气味。有一张木桌，是那种与船板嵌联固定的。木桌上有一盏桅灯，已经熄灭。木桌对面是高出地板半尺左右的统铺，上边停放着一具尸体，老倪用手电照着，从装束上看是一个妇女。

“水手长，”倪船长问，“你说的鬼怪在哪儿？”

水手长目怔口呆。

“船长，”医生说，“这儿有一个小暗门。”

医生的话未落音，只见正面板壁上的小门忽然推开，一个白花花的影子从里边飞出来，这白影来势迅猛，直奔拿手电的老倪。当时，如果那白影是扑向我，老实讲，我的腿肚子定然转筋！老倪却沉着的一闪身，那白影扑空。老倪把手电筒的光束向白影照去，原来是一个身穿白色衣裤、披散头发的少女！这女子一下扑空，又转过身，只见老倪迅速改变了架势，双腿弯曲，成骑马蹲裆式，他这骑马蹲裆又古怪的很，后背不是挺直靠山，而是弯曲着弓背，左肩后斜，右肩前迎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眨眼的工夫，那女子二次扑来，老倪便运气用右肩迎击。只听咚的一声，将那女子撞出足有三尺，仰面倒地！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老倪施展的是“水鬼神功”拳术的“海蟹横行”。当时他只运五分气，若施大力，被撞的人轻者伤骨，重者伤内。但就这样，那女子倒地后也没爬起。

“她死过去了！”医生说。

“看她还有没有气？”老倪说。

医生摸脉，说：“是假死。快弄到大船上急救。”

“我背她走。”水手长说。

“你不怕她掐你脖子？”我逗他。

“呸！早知是个女人……”

水手长说着将她背起来，用救生艇运送到大船上去。这时，海面上开始起风了。

南中国海的风浪，说来就来。晴天朗日，没风没浪，这里的海水平静的就象一幅微微抖动的丝光锦缎。一眨眼，风起浪涌，白涛飞悬化作高山深渊。有经验的船长都知道南中国海瞬息万变的凶险特性，因此不敢在这儿滞留。老倪看了看风向和急剧变幻的天海色彩，估计这风是十五号台风的前奏。

“船长，”水手长请示，“这只小船怎么办呢？”

若在近海，毫无问题，是应该把这只遭难的小船拖到最近国家的港口的。老倪略一沉吟，说：“顾不上啦，台风很快就要到来，我们必需全速前进，以最短的时间通过南中国海。不然……”

倪船长的决策是正确的。就我们现在的船位，以最快二十节的时速航行，没有两天两夜也通不过浩瀚的南中国海。如果再拖上一只小船，那最高航速又不得超过十节的船速了。

“让我们为船上的死者进行海葬吧！”老倪用哀伤、遗憾的口吻说。

关于海葬，古往今来，不同的国家的海员有着不同的仪式。海葬与西藏的天葬一样，历来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但航海事业发展到高度现代化的今天，死难水手的尸体都可以冷藏保存着运回国内，因此，隆重而又悲壮的海葬葬仪已被人们淡

忘了。

水手长问船长，这个葬仪如何进行？如果到小船上去移动尸体，实在困难。那些尸体腐烂的无法移动了。

“让那些死难者自由漂泊吧。风暴会收留他们的。让我们鸣笛、脱帽默哀。”

我们轮船汽笛的粗大的喉管鸣响了，我们站在主甲板上，面对那艘小船垂首默哀。

而后，我们的轮船启动、加速，向北方航行，我站在甲板上久久地默视着那艘小船的船影。我的心被一种莫名的惆怅与神秘感笼罩着、压抑着……

这时，海上的风浪越来越猛，船长老倪也始终坚守在驾驶室内指挥航行。远洋轮船的驾驶室内都有沙发式的软榻，是专供船长紧急情况下留守驾驶室休息用的，他就睡在那儿。这天傍晚，船长给我打来电话，说那女子早已醒来了，医生正为她治疗。但需要一名助手，而这种天气，艇上的每个船员都有自己必需坚守的岗位，唯一“编外”闲在的就是我，他问我能不能到住院舱去帮医生做点看护工作？这当然是件义不容辞的事，我欣然应允了。

远洋船上都有医疗舱和住院舱。所谓的住院舱比一般船员住舱稍大，设有两个床位。这是为收客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舱。我到住院舱时，医生正为那女子输液。

“她醒过来，又昏过去了。”医生说，“她的身体，由于饥饿已衰弱到生命的最低限度。若是一般病人，早就爬不起来了。但她一醒来，挣扎的力量很惊人，这种反常现象，是少见的。”

“她不会死吧？”

“不会，”医生说，“我检查了她的心脏，她的生理机能均无问题。”

“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实在太累了，很想睡一觉。我必需有足够的精力应付她醒来的医疗工作。你帮我照看几个小时，注意输液的针头不用掉就行了。另外，随时有情况，请叫醒我。”

“这好办。”

医生回他住舱去睡觉了。

现在，这住院舱内只剩下我和那昏迷的女子了。风浪大，船摇晃得很厉害，我便躺在另外那张病床上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注意到，原来这女人长得很美。看年岁，顶多不过二十三、四岁。脸瘦长，眉清目秀，一头长发，长及腰部。只是面色发青。想起不久前她扑人的情景，使人心惊。

就这样，我眼瞪着她，准备在她醒来时去叫医生。但她一直不醒，后来外边风力增强到七级，船摇动、颠簸象电梯直升直落，我感到一阵阵头晕。不知怎么，睡着了。突然，我听到耳畔有人的喘息声！微微睁开了眼，天！原来那女子已醒来站在我床头。她那铁青的脸离我不过一尺，一双冷厉阴森的眼睛正对我凝视。我这时心已跳到喉咙中，我想：马上，这女人的双手要象掐水手长那样来对付我了。怎么办？喊吗？声音憋在喉管内，跳起来跑吗？混身象抽了筋……

就在这时，一个使人哭笑不得的情况出现了。不知从那儿爬来一只老鼠，在我床边吱吱叫。这时，那女子眼中闪射出一种骇人的凶光，同时她那铁青的面孔一闪，便从我眼前消失了。随之，我听到床底发出一阵扑打声。我翻身下床向床下看去，原来那女子钻进床底抓住了那只老鼠，她用力一

拧，把老鼠的头拧断了，一股鲜血流出，她张着嘴贪婪的去吸吮那鲜血。

此时不跑，还等何时！我几步冲出门外，把门锁死。又把医生砸醒，他听我报告，也惊骇不止。随后，他到诊疗室去取来了一把对付精神病患者的“电棒”。

然后，他命我开住院舱的门。我怕那女子跑出来，医生说：“别怕！这电棒是意大利的朋友送我的，对付狂人最有效力，比船长的‘水鬼神功’还保险呢。”我壮着胆把门打开，就在那女子扑出来时，医生把电棒朝她身上一击，她便跌倒在地了。

“好极了，”医生满意地说，“我还怕船长的‘蟹横行’将她撞成脑震荡呢。来，帮我把她弄到床上去。”

“最好把她手脚捆住。”我心有余悸地说。医生采取了我的建议，用绷带将她捆住。同时，又为她注射了镇静剂。她安静下来了。看看表，此时是半夜十二时三十分，医生让我回去睡觉，天亮后，我再来帮他看护，他乐观地说：估计这个女病人是饥饿、劳累造成的神经紊乱，经过输液和药物注射，很快会康复，那时，我们便可以搞清她的来历了。

但我刚回住舱不久，医生又打电话叫我。他说，这女子疯言呓语连篇，就象对人讲故事。医生说：“我断定，她讲的全是自己的切身经历。在港口医院工作时，我有这方面的临床经验。她是属于精神受到巨大刺激而惊狂的。这种病人讲自己的经历很有条理，而且象放唱盘似的，反反覆覆……你听听罢，讲的好森人哩……你不是搜集材料写小说吗？”

我跑回住院舱，那女子面朝舱的顶棚，两眼直愣愣。

“从她的呓语中知道，”医生说，“她是从越南逃出的华